

去年底，在大阪肩胛接踵的心斋桥和道顿堀闲逛，妻子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在这里，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脸，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分不清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戴口罩的是日本人。依据是我曾听到的一条信息，说是 iPhone X 手机在日本销量不佳，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人喜欢戴口罩，而苹果的面部识别技术，对戴口罩的不友好。

日本人爱戴口罩，是因为他们种植了很多美洲杉树，杉树花粉随风四散，成为过敏原，致使许多人打喷嚏、流眼泪，戴口罩的一大原因，是为了对抗花粉症；当然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思维方式，自己得病也罢，别人得病也罢，我不希望被别人影响，我也不去打搅到别人，戴口罩便是不二之选。

没想到口罩的话题会延续。今年春节去老挝和缅甸，是去年底就预订了的旅程。出发前，读到出团通知书上的提醒：当地会有风沙，请带上口罩。于是遵嘱到家门口的复美药房购买，橱窗里放着各色口罩，有活性炭的、有带呼

吸阀的、有标明 N95 的……防风沙用不着复杂，我买了一包医用护理口罩，10 个 18.8 元。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仅仅一周之后，这些口罩会成为万众争抢的紧俏品，后来还得在所居社区预约，每户限购 5 只。

除夕在老挝的琅勃拉邦，微信上已经弥漫一片新冠疫情。我们在酿酒村买了几瓶糯米酒，年夜饭餐桌上遥祝祖国平安、亲友安康。大年初一，经曼谷飞到仰光，来接机的两个导游都戴上了口罩，大家也纷纷找出口罩佩戴，自此我们携带的口罩，由防风沙转换为防病毒。景点留影时，有人忘了取下口罩；有人怕麻烦，摘下另一端，另一端就垂挂在耳朵上，想来今后翻看这些照片，会有一种真实的历史冲击感。

缅甸的行程，从仰光到内比都，从内比都到曼德勒，从曼德勒到蒲甘，车程动辄四五个小时。人在车上，心系疫情，何以分忧，唯有口罩，给家人买，给朋友买。于是每当停车休息时，大家都进了超

市、集市，不看土特产，也不买饮料，首先问的是有没有口罩卖，十问九没有，剩下一家有卖，但已售完。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车的还是陆陆续续买到了一些，一盒一次性的口罩 100 只，缅甸 1 万，约合人民币 50 元。有的店家不是整盒卖，把口罩拆散开来，每人限买 10 只，而且绝不涨价；一些酒店和超市，客人进去，也可以在柜台上自取一只口

口罩故事

肖振华

罩，所见所闻，让我们触摸到这个信奉小乘佛教国度人们的善意。

返回内比都，导游领去一家 Junction Centre 商场购物，超市旁是一家药店，不时有中国游客来问口罩。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营业员拿出一盒 N95 型口罩，长方形纸盒里装有 10 小盒，刚放上柜台，同时有几双手伸进去，有人拿去 2 盒，有人拿了 1 盒，妻子和旁边的一个女士都抓住几盒，相持不下，我劝说算了吧，妻子一松手，那女士抓过去，我原想她会匀给我们一两盒，不想她拨了手

机，兴高采烈地在向谁通报：我一下抢到了 7 盒口罩！

有人分析说，按照我们十多亿人口，每人每天消耗一只口罩，全球流水线产能叠加在一起，也满足不了需求。好在卫生专家也说，如果在空旷无人之地，没有戴口罩的必要，现实并不像一些灾难片描写的那样，吸一口空气就会中毒。返沪行程中我们戴上口罩，宅在家中没有再用口罩。前些天，小区里贴出告示，组织大家到居委会登记购买口罩，我们放弃了，让紧俏的口罩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在写作此文时，看到楼上的邻居“时光静好”发了一条微信到



朋友圈，说她的大女儿接到快递电话，让去小区门口取件，是同事送来的口罩到了。女儿穿好外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装地下楼，不多时回到家，却是两手空空。原来女儿把数量不多的口罩都分给了聚在门口的快递小哥和值班保安，“你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妈妈的感叹，引来屏幕上一大片对姑娘的点赞……

漫长的令人心神不定的春节，前半截，阴雨绵绵；后半截，阳光露脸。老天看到了我们的行动终于露出了笑颜。

明人明言微语录

阴雨和阳光的日子

安谅



这也是造就英雄的时期，走在前列的是老将钟南山，是众多的白衣天使，随后还有平凡的劳动者。病毒可怖，但他们更懂得自己该做什么。

不要说你无能为力。你居家休息，你为一线勇士点赞，你甚至捐出几只口罩来，你就传送了一种力量，它叫爱！

病毒最终会溃败，我们为此也一定付出了代价。所以不要得意忘形，也不要了事简单，我们要为未来琢磨现在。

当百万人站在窗口一起高唱国歌时，我听到了亿万人民共同的心声，高亢而又宏阔。连天空也亮起了点赞的星灯，一颗又一颗。

没有日子可以百无聊赖，即便这个串门也显无礼的春节。能把握自己无礼的人，也能把握所有的时间，点滴光阴，也能擦出金来。

白天，我在世纪花园周边快走。偶遇同样健步如飞的人，我们保持距离，并侧身而过，这是时下高尚的礼节。

一位小女孩，在警站留下一沓口罩，然后回身走了。她恳请记者，不要说她的名字。警察向她的身影敬礼许久。这是冬日里涌动的一股暖流。

她放下除夕夜的碗筷，就去了医院第一线。她怕家人的担心。这又是一个暖人的画面。

一位老阿姨，手指都红肿了。她每天在小区逐家敲门，租户回来了，她要一一叮嘱。她是小区最可爱的人。

进出小区，保安都会说一句：请戴上口罩，为他人，也为自己。这是这个冬日，我听过的最温馨的话语。他把自家的绿叶菜摘下送到了小区。一时市场紧缺，他不缺，他更不缺那一份善良那一份爱。

他的目光严厉如炬，体温不测他不让上车。出租车也是一个公共场所，他的顶真，不是你的麻烦，而是你的福分。

14 天的隔离很漫长，无感染的结果胜似礼花。当他们可以回家团聚时，还得在隔离所忙碌的医生，又向他们送上了祝贺的鲜花。

这是一个别样的春节，磨难还在这个古老的土地折腾，可阻挡不了城春草木深，我已听闻融冰之声，在足下萌生。

你安好，我无恙。大家都平安。2020 年春节最实在的祝福。只有接地气，才能最人心。

学会了用手机支付

秦廷模

新型冠状病毒就像一个害人的妖魔，疯狂地在社会上传开了。这些宅在家里尽量避免外出。

日前完成了一件事，算是一个小收获：就是教会了爱人用手机来付商品款。

早些日子我就对爱人说，许多人都学会了用手机付钱，因为支付和接受现金会污染我们的手，但是她暂时不接受，没有听进去。

现在随着感染的风险加大，她同意并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她手机上操作一番后，再带她去商店用了一下，发觉很方便啊。就这样她开始买商品全部使用手机来支付，避免了现金交易的麻烦。

想起十几年前刚刚发行银行卡后，她逐步用上了 ATM 机。

后来用了手机以后又教会她发短消息。那时候还是用的拼音输入法呢，现在手机上输入信息，不管是微信还是短消息都是手写的，方便多了。

科技在前进，生活方式在改变。我们中老年人应当不断学习，这样才能跟上社会的发展啊！

这个冬天，天气经常阴沉沉的。而近来新冠病毒的消息，更让人觉得黑云压城欲摧。这种心情，却突然又加上江校长噩耗的沉重一击，悲从中来，夫复何言。

隔了一天，沉静下来，写了如下的挽联，其中含有他的姓名：

一江春水长流，两岸桃李皆风景；百年树人永忆，万顷波涛起新潮。

江景波老师如一江春水，一路过来，灌溉滋养了数以千计的学子，如今已是桃李芬芳。他以百年树人为己任，在当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推动了同济学子后浪推前浪。他的耕耘是有收获的。

我跟比我年长十岁、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谈不上有什么私交。但我却是他培养提携的众多后辈中的一个。一个高瞻远瞩的长者，撒下一粒沙，对一个后辈，有时就是一座山，落下的一滴雨，就是一片海。

熬过阴沉沉的十年，

两岸桃李皆风景

余安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盼来了曙光。像久旱的土地，盼望雨露，还算年轻的我们，再也经不起蹉跎。这时大环境好了，急需的是实事求是、扎实苦干的基层领导来落实、来开创，既要务实，又要胆略。这时，江老师走上了同济大学校长的岗位，正当其时。

沧海一粟，我只能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来一窥江景波老师对后辈的培养。

在担任校长之前，江老师是同济教材编审组的组长。“文革”后期，开始复课。很多老师都自编油印教材。我从参加调查上海

升板结构倒塌事故后，开始研究升板结构的各种问题，开设了选修课，也编写了油印教材。在数以百计的教材中，江老师选出了我这本《升板结构设计原理》。和其他几本一起推荐给上海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我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专业书。可想而知，它对我毕生的教学科研设计生涯有多么大的意义。虽然不是千里马，但遇见伯乐总是幸运的。

大学的职称，冻结了十几年。1983 年，我被提升为副教授。1984 年江校长和徐植信副校长找我谈话，说你升等也解决了，该出来服务了，委派我和另外两位一起筹建同济大学出版社。那时教师的年龄都应减去被耽误的十年，我还算是年轻。委任一个党外的青年教师去开创一个新事业，让一个从无行政经验的年轻人担任一个发展成二百余人单位的处级干部，作为领导，没有点胆略是办不到的。我推辞不了，提出继续搞教学科研的条件被领导

首肯以后，就开始了三年出版社社长的旅程。其间，经常在工作上受到他的耳提面命，受教良多，总算没有辜负江徐两位的期许。

成立同济大学出版社，也许是他做教材编审组长时的余韵。而这个决定，正是江校长和校领导们有远见的决策。

后来，1987 年我被批准出国进修，1988 年被提升为正教授，这些我一生中的大事，都发生在江景波老师任校长期间。他作

为几千人大学的领导，日理万机，不知道对我是用心栽培还是无心插柳，但我受到的雨露和提携，却是终身难忘。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两岸桃李，皆是风景。念及先贤的榜样和教诲，写下这些文字，心中的阴霾似乎在散去。江流不息，自强不息，前面还会是灿烂阳光！



听到作家从维熙去世的消息，我是在四川阿坝。那天清晨，车出四川阿坝，一路雨雪霏霏，云山难觅。车在疾驶，我在回想从维熙振聋发聩的小说是如何给予我们启蒙和警示的。

按照当天行程，一行人要穿过青海再去甘肃玛曲。玛曲，是藏语“黄河”之意，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黄河命名的县。黄河自青海流入玛曲，迂回 433 公里后再返入

青海，于是在玛曲留下了“天下黄河第一弯”。望着窗外飞雪，我冒出一个念头：能否在黄河边拍摄一张“雪落黄河静无声”的照片？因为从维熙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给读者印象深刻。

天明朗，雪稍歇，车停处，哇，黄河就在车来车往游人欢呼雀跃的玛曲桥下缓缓流淌。毫不夸张地说，在下车

的一刹那，我意识突然停格：这就是黄河吗？河水是那样的清凌凌，那么的温柔如母亲。旅伴们纷纷在“天下黄河第一弯”标志前留影。

既然有了拍摄主题，就需要合适的视角表现主题。我先自走下路基，走向积雪覆盖的黄河小道。冰雪湿滑，毕竟有把年纪了，我小心翼翼，脚下踩着嘎吱嘎吱的雪，心底冒出的创作欲望愈发强烈。远望雪霁天青，低云游走，两岸山峦漫延，虽寒雪覆盖，却有道道褶皱显露，上镜有层次。黄河，从远方转过弯来，几无声音；水面如镜，倒映着晶莹世界。细雪飘落，若有若无，河面上了无痕迹。此情此景实乃天遂人愿。我调焦、构图，将一围栅栏隐隐纳入画面，以示对作家作品的致敬。当然，照片取名也是“雪落黄河静无声”。

七夕会

雪落黄河静无声

潘修范

摄影

